

尋覓海外遊魂*

鄭莉

廈門大學歷史系、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

作為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學生，田野調查歷來是必修課，但每次進入田野都是重新學習的過程。2014 年暑假，我有幸參加第十三屆歷史人類學研討班，跟隨劉志偉、鄭振滿、趙世瑜、吳密察、陳春聲、程美寶、蔡志祥、蕭鳳霞、梁其姿、林德順、許原泰等老師，走訪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聚居區，追尋海外移民的歷史足跡。此行考察的重點之一是新馬地區的華人義山與相關廟宇，在尋覓歷代遊魂的過程中，感受海外華人的歷史與文化。

我的南洋之旅，始自於 2007 年夏天。在郭慧娟教授的推薦下，我得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亞細亞獎學金的資助，在容世誠教授的指導下，研究東南亞歷史上的「興化人」。從廈門到新加坡，飛行時間約 4 小時。在旅途中，我望著機窗外的廣袤海洋，遙想當年先民的南下之路。福建人稱南海為「七星洋」，如果乘帆船漂洋過海，據說需要歷時一個多月，如今卻是近在咫尺。南洋，是許多福建人的第二故鄉，世代代的謀生之地。吸引我「下南洋」的機緣，最初是家鄉父老傳說中的「南洋客」，是當初高祖下南洋後杳無音訊的家族記憶，是福建各地隨處可見的海外僑民的題捐碑。在遠隔重洋的異國他鄉，有我們的同鄉同族，他們和我們血脈相連，卻又神秘而陌生。我依稀感覺，海外華人的「故鄉」與「他鄉」，似乎並無明確的邊界，因為他們的生存狀態是漂泊不定的。為了理解海外華人的歷史與文化，我們必須「回到歷史現場」，盡可能進入海外華人的生活情境。

在為期三個月的訪學期間，我查閱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收藏的 161 種興化人木偶戲劇本，發現這些劇本大多是由興化原鄉的大戲劇本改編的。經過訪問新加坡的興化木偶戲藝人，我得知當地原有若干興化戲劇團，但由於市場太小，難以生存，逐漸為木偶劇團所取代。新加坡興化木偶劇團的主要演出場所是同鄉廟宇，其主要功能在

於「娛神」。為了深入瞭解興化木偶戲在新加坡的傳承過程，我走訪當地近 30 座興化人廟宇，考察木偶戲表演與宗教儀式傳統的內在聯繫。在此基礎上，我撰寫研究報告《新加坡興化人的木偶戲與儀式傳統》（《南洋學報》2006 年第 2 期），此後又以廟宇與儀式傳統為中心，探討新加坡興化人與原鄉之間的跨國文化網絡。

2011 年農曆七月，我隻身前往馬來西亞森美蘭州的小鎮芙蓉坡，觀看當地興化人社團舉辦的中元普度儀式。在東南亞華人社區中，中元普度是每年都要舉辦的宗教儀式活動，其意義在於超度亡魂、聯絡鄉誼。芙蓉坡華人主要有福建人（閩南人）、海南人和興化人，每年都要舉辦各種不同形式的普度儀式，其主辦者有廟宇、會館、街道、巴剎（市場）等等。通過考察中元普度儀式，可以反映當地華人社會的組織形式與互動關係。芙蓉坡興化人的中元普度儀式，據說原來是與閩南人一起做的，後來逐漸獨立舉辦，現在主要是由「福莆仙普度聯誼社」統一組織。在儀式過程中，不僅要祭拜祖先，還要超度各種孤魂野鬼，尤其是當地非正常死亡的「厲鬼」。這種以祖先和孤魂崇拜為中心的儀式活動，激發當地華人的宗教情感，在文化傳承和社團組織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。我對海外華人鬼魂世界的關注，就是由來於此。

在海外華人聚集區，通常都有公共義山，用於安葬同鄉遺骸。為了安撫這些無法歸葬原鄉的海外孤魂，通常要在義山附近設立祭壇、修建廟宇，舉辦定期祭拜的儀式活動。海外華人的早期社團組織，大多就是為了創建義山、舉辦祭祀儀式而形成的。在新加坡、馬六甲、檳城、吉隆坡等地，至今仍然保存規模龐大的華人義山，其中不僅有為數眾多的歷代碑記，還有各種祭壇、拜亭、廟宇等宗教設施。家鄉遠阻，精魂何依？這是歷代海外華人無不關注的問題，也是我們探訪海外華人義山的目的

所在。

位於新加坡北部的咖啡山墓地，號稱東南亞華人的「第一義山」，已經入選聯合國文化遺產觀察名單（圖 1）。反映新加坡作為東南亞第一港口的崛起。咖啡山墓地原來分為武吉布朗墳場及王氏太原堂墳場，於 20 世紀初開闢為公塚用地，現有 20 多萬個墳塚，其中有些是後來遷葬的墓地。咖啡山墓地的空間佈局，可以看出明顯的方言群邊界，展示新加坡歷史上的移民構成與人口比例。2011 年，新加坡政府在咖啡山開闢公路，導致 4,000 多個墳塚的遷移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。

2007 年，我曾跟隨新加坡金門會館的鄉賢，初次探訪咖啡山。當時已有咖啡山墓地即將整體拆遷的傳聞，許多華人社團都派人前來尋找先人墓地，抄錄墓碑，尋訪歷史遺跡、搜集相關歷史文獻資料。我歷來喜歡清明掃墓的感覺，看墳前芳草萋萋，發思古之幽情。來到咖啡山上，在赤道的陽光下觀看先民的墓地，另有一番感慨。翠綠的山坡，一望無際的墓地，有多少出洋客長眠於此？又有哪些人可以在此留下一方墓碑？當年感覺墓碑大多雷同，墳頭年久失修，似乎並無故事。此次跟隨老師考察墳場佈局，觀摩歷代墓碑，竟有不少意外的發現。如早期墓主大多來自於廈門灣周邊地區，在墓碑上有原籍村社和姓氏的明確記載。咸豐年間廈門小刀會的首領陳慶真，其家族墓地就在咖啡山上。這種公共墓地承載了當地華人的歷史記憶，其實就是博物館和檔案館。在咖啡山上，趙世瑜老師別出心裁在腦後插了一朵雞蛋花，卻一直不肯說明原委，到下山時才揭示謎底，其意是在「鮮花悼故人」。是的，數百年來漂洋過海的南洋客，可以說都是我們的故人。

新加坡華人義山的早期創辦者和管理者，主要是福建幫恒山亭。恒山亭位於石叻路，原址在 1992 年毀於一場大火（圖 2）。根據《新加坡華文碑銘彙編》的考證，1827 年的海峽殖民地檔案記載，福建幫陳送等七人致函當局，要求停止在 CHOLAS 挖土。由此可以推測，早在 1827 年之前，當地已有福建幫的公共義山。就是墳塚塚所在地。在現存有關恒山亭的實物資料中，有道光八年（1828）的匾額「福彌春燦」，其落款為「彰郡

浦邑東山上營社大董事薛佛記敬立」。薛佛記字文舟，原籍福建漳浦縣，1793 年出生於馬六甲，曾擔任青雲亭亭主。

道光十年（1830），新加坡福建人創建了恒山亭，其主要發起人是來自馬六甲的薛佛記。在新馬兩地的歷史中，新加坡開埠之後，有許多馬六甲商人轉往新加坡發展，同時也帶去了青雲亭的經營管理模式。道光十年（1830）《恒山亭碑》記載：「托足異國，昔人所悲。猶未旋返，莫可以期。存則榮歸，沒則旅瘞。眼見恒山之左，疊疊佳城，壘壘坵墟。或家鄉遠阻，弔祭不至；或單行隻影，精魂何依？飲露餐風，誠無已時。每值禁煙令節，一滴之到，夫誰與主？令人不勝感慨系之矣。是以會同人，效文正公之妙舉，建亭於恒山之麓，以備逐年祭祀，少表寸誠。」這就是說，創建恒山亭的目的是為了祭祀海外孤魂。光緒五年（1879）的《重修恒山亭碑記》亦云：「恒山亭者，為妥塚山諸幽魂而做。」

位於馬來半島西南部的馬六甲，曾經是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轉口貿易中心，早在明代已是海外福建人的主要聚居地。在馬六甲歷史上，有許多土生華人的後裔，俗稱「峇峇」、「娘惹」。他們的祖先就是早期定居海外的華人移民，後來逐漸融入當地土著社會，接受當地的生活方式，但又維持某些華人社會特有的傳統習俗，形成海外華人社會中的特殊群體。在馬六甲、檳城一帶，有「三代成峇」之說，即在海外超過三代就成了「峇峇」。其中實力較為雄厚的「峇峇」群體，主要是閩南人的後裔，俗稱「禾山（廈門）峇峇」。在馬六甲考察期間，我們遇到了禾山龍山堂邱曾氏族人，他們的原鄉就在廈門大學附近的曾厝垵。我們告訴他，廈門大學的校區已經靠近曾厝垵了，他很開心，當即表示：「我們的鄉下用作教育是好事，希望有機會回去看看！」

馬六甲青雲亭俗稱「觀音亭」，始建於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其創始人是來自海澄的鄭芳揚和廈門的李為經（圖 3）。青雲亭是東南亞地區最早的華人廟宇之一，主祀觀音，配祀天后、關公、保生大帝、文昌帝君、虎爺、太歲等，每年都要定期舉行春秋祀典，在當地華人社會中居於核心地位。

青雲亭現存大量碑記和銘文，記錄了17世紀以來的廟宇修建、名人軼事及儀式活動。我們剛到青雲亭，劉志偉老師就要求鄭振滿老師現場讀碑，講解當地華人的歷史與文化。我雖已多次到訪青雲亭，但從未如此細讀碑文，從中找到歷史軌跡。此次聆聽「碑神」現場講解之後，深知自己功力不足，回去還要做許多功課。

在創建青雲亭之前，馬六甲已有華人義山，俗稱「三寶山」，據說源自於「三寶太監下南洋」。當地現存四通明末清初的墓碑，分別為1614年的「明故妣汶來氏」墓碑、1622年的黃維弘夫妻合葬墓碑、1678年的甲必丹鄭芳揚墓碑、1688年的甲必丹李為經墓碑。青雲亭創建之後，對三寶山義塚實行統一經營管理，並定期舉行「祭塚」儀式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，由甲必丹蔡士章發起，在三寶山下創建「祀壇」，專門用於「祭塚之舉」。嘉慶六年（1801），又在此地建立「寶山亭」，「所以奠幽冥而重祭祀者也」。

青雲亭附設功德祠，供奉歷代有功人士的神主牌。例如，立於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的「顯考甲必丹仲堅李公神主」，內書：「考諱正壕，字仲堅，行二。生於壬寅十一月十八日午時，卒於戊子葭月十六日亥時，享年肆拾有柒。葬於三寶山右崗，坐巳向亥兼巽乾，辛巳、辛亥分金。」這種由後人書立的神主牌，實際上具有祖先崇拜的意味。早期送進功德祠的神主牌，可能與事主的身份有關，但後來又有捐資進主的制度，擴大了配享的範圍。如道光六年（1826）的木刻《李士堅配享文》記述：「蓋聞尊祖敬宗，原屬孫子之分；創業垂統，貴為遠大之圖。……第思華夷遠隔，往來莫續，雖有志也，而未逮焉。茲有蔡文清官，承內室邱甯娘，前年囑託父母之禋祀，懷抱追遠之誅。邇者爰請年長眷戚，公議遵循舊典，原有配享之事，議將考妣神位配入青雲亭內，與曾六官同龕祭祀。撥出厝壹座，並公班衙厝字一紙，交值年爐主充公為業。」在這裡，捐資配享已成為「尊祖敬宗」的表現形式，而青雲亭不僅因此擴充公產，同時也促成不同家族之間的儀式聯盟。

馬六甲華人社會的公共儀式活動，主要是每年農曆七月的中元普度儀式。為了舉辦中元普度儀

式，需要籌集大量的經費，同時也形成各種不同形式的基金會和儀式組織。例如，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的《小吊橋中元普度再捐緣序文》記載：「前者公議，念逐年遇普度之期，捐緣浩繁，後得諸耆老倡首舉議，添緣共八百員，逐年行利需用。每逢中元之際，則將利息銀交與值年爐主、頭家，應辦牲醴、饌饈、果品，延僧普施。」小吊橋一帶是馬六甲華人的主要聚居區之一，當地有許多華人會館、商鋪和家族祠堂。在這裡，通過建立普度基金和輪流承擔爐主、頭家等方式，組成了以舉辦中元普度為標誌的社區性儀式組織。

在青雲亭中，現存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的《紹蘭會大伯公碑記》，記述當地「峇峇」群體的中元普度儀式。碑記宣稱：「故吾先輩昔有設立童子普，後改為峇峇普，曾有捐集公項生息，以為普度之需。第因公項無多，所入不足以供所出，致至拾年前已被盡用其公項。嗣每逢普度之際，值年爐主雖有捐資，亦不得以足費需。……爰此我同人竭力捐集公項，交與佛祖，坐還利息。每年所得利，以為普度之需。」這裡的「峇峇普」，自然是當地土生華人自行舉辦的中元普度儀式。由此看來，在馬六甲「峇峇」群體中，舉辦中元普度是世代相傳的儀式傳統，同時也是他們維持文化認同的主要標誌。

從新加坡到馬來西亞，到處都是南洋風情，老師們時常提醒我們關注海外華人的特殊生存環境。然而，在我的思緒中，卻始終是漂泊不定的海外遊魂。海外華人對亡魂的敬畏與憐憫之心，究竟如何投射於他們的現實世界？如何規範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？如何維繫他們與原鄉的社會文化網絡？這些就是南洋之行引導我思考的問題。

註釋：

* 感謝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劉志偉教授組織本次研討班，亦向隨行各位教授的指導與各單位的支持致以謝意。本文是在趙世瑜教授的敦促下完成，謹致謝忱。



圖 1、咖啡山，許源泰供圖。



圖 2、恒山亭舊址，許源泰供圖。



圖 3、青雲亭外景，許源泰供圖。